

(德) 尤利乌斯·马德尔著
钟松青 殷寿征译

佐尔格的一生

群众出版社



佐 尔 格 的 一 生

〔德〕尤利乌斯·马德尔 著

钟松青 殷寿征 译
芥 弥 校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Dr.-SORGE-REPORT
(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4)

本书根据民主德国军事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佐 尔 格 的 一 生

〔德〕尤利乌斯·马德尔 著

钟松青 殷寿征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沈阳七二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张 134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09 定价：1.15元

印数：00001—10000册

内 容 简 介

佐尔格是苏联的一名侦察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派往中国、日本从事情报工作。在日本，他打入德国驻日使馆，以纳粹党员和德国著名记者的身份，成功地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谍报活动，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941年，佐尔格在东京被捕，1944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判处绞刑，终年49岁。

1984年是理查德·佐尔格牺牲40周年，198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也是理查德·佐尔格诞辰90周年。为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理查德·佐尔格，民主德国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在采访佐尔格的当年战友，阅读大量档案文献，在占有大量真实史料的基础上写出了这本书。书中详细叙述了佐尔格作为反法西斯战士和侦察员的光辉战斗历程和立下的不朽功勋。

作者前言

这部历史性的文献资料书主要是介绍德国共产党员、苏联侦察英雄理查德·佐尔格光辉灿烂的一生。1944年，佐尔格在日本东京被刽子手处以绞刑，牺牲时方49岁。

佐尔格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他曾在中国工作过多年，1930年，他34岁时，作为苏联红军的侦察员和一名优秀的和平战士，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大地。他和他所领导的由各国共产党员组成的战斗小组，从上海出发，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秘密战线上同国内外的反动分子进行了近两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在中国工作期间，还结识了日本爱国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尾崎穗吉博士，并对他十分赏识。后来，当他被派遣到日本执行任务时，尾崎为他提供了极为广泛的情报。

1933年，佐尔格奉莫斯科中央总部的命令，把斗争的中心转向柏林—东京战争轴心的一端，日本侵略者的巢穴——东京。在以后的八年中，他每年都要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去中国一趟，对日本侵略军的处境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进行实地考察。他一方面从事新闻工作，另一方面却在秘密地为莫斯科中央总部搜集情报。

此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全面、详尽地介绍佐尔格在中国工作情况的一本文献书籍。几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寻找和采访佐尔格在中国时的战友，其中

包括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克劳森、安娜·克里斯蒂安森-克劳森两位同志和格哈特·艾斯勒教授。在上海时，就与佐尔格相识的赫尔曼·西贝勒和露特·维尔纳，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民主德国的首都——柏林。我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见到了柳芭·里姆，并采访了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一直与佐尔格的同行、美国进步女记者阿格娜丝·史沫特莱保持通信来往，直到她逝世。阿格娜丝·史沫特莱是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传记的作者。

在佐尔格事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但愿我的这部拙作能为缅怀和评价理查德·佐尔格在反对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的人民战争中所做出的伟大功绩，作出积极的贡献。

谨此向那些为我提供有关佐尔格的情况和资料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尤利乌斯·马德尔

目 录

作者前言

第一章 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1)
第二章 加入工人阶级先锋队.....	(15)
第三章 在中国的论战.....	(39)
第四章 拉姆赛小组：“完成使命！”	(75)
第五章 十年之后，事态的进展.....	(139)

第一章 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投 笔 从 戎

1895年10月4日，理查德·佐尔格生于苏联的巴库。父亲古斯塔夫·威廉·理查德·佐尔格是一名石油钻探专家，出生在普鲁士萨克森州。母亲尼娜·森约诺夫娜·柯贝勒夫是一个俄国妇女。家里共有十个孩子，理查德·佐尔格最小。他在一个小康之家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特殊的家庭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父亲教育孩子们要高瞻远瞩，面向世界，然而却又强迫他们具有一个德意志商人的头脑。母亲则热衷于烹制俄国菜肴，以唤起孩子们强烈的爱国情感。在佐尔格家，德语和俄语具有同等地位，全家人一直关心着巴库及其周围地区的情况。1904年，巴库的石油工人在斯大林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取得了卓越成效，资本家被迫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佐尔格一家人经常讨论巴库的局势，大家各抒己见，气氛十分活跃。

1902年，父母送理查德·佐尔格进柏林利希特费尔德理科中学学习。这时佐尔格一家已迁居施特格利茨区的霍亨布伦街五号。佐尔格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了八年。由于患病，他

不得不于1902年重读二年级。根据普鲁士的教育制度，男孩子必须在这里接受严格的训练，养成绝对顺从的习惯。

佐尔格对这种普鲁士的生活方式极为反感。事隔30年后，他回忆说：“我在学校时，是个捣蛋的学生，经常违反校规。我很任性，但却能言善辩。我的历史、文学、哲学、体育和政治课的成绩都比别人好，但其它科目的成绩却总是很糟。1910年，我15岁时，开始对歌德、席勒、莱辛、克洛普施托克、坦丁等知名作家及其作品产生了兴趣。我拼命钻研，想了解哲学史和康德的著作，但毫无收效。我最喜欢历史书中有关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俾斯麦时代发生的事件的文章……我是社会民主党体育协会会员，始终与工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我还只是个学生，并没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既不想，也不可能持有明确的态度。我只是有兴趣积累一些政治方面的知识。”

每逢节假日，佐尔格总是与同学们结伴外出旅行。他们喜欢在郊外漫游，长途旅行和露宿野外。

一次，他乘船从瑞典度假归来，在德国海港上看见许多引人注目的军舰。一列列火车满载着演习归来的部队返回营地。

1914年7月末，到处都在谈论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这时，佐尔格刚好抵达柏林。8月1日，德皇政府对沙俄宣战，第二天下令动员所有军队和战舰做好战争准备。

不久，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相继卷入了这场争夺新市场的掠夺性战争。8月初，帝国主义德国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

沙文主义的狂呼声响彻整个德国。德皇向全国发出了征

战的号召。普鲁士的每所学校都争着献出更多的志愿兵。早已厌倦读书的少年佐尔格当然不甘落后。他未征得父母的同意，就跑到征兵办公室报了名，当上了志愿兵，那时他年仅18岁。他回忆当时的入伍动机时，说：“我急于改变自己的现状，离开学校，结束那毫无意义的生活。战争的风云及其诱人的吸引力唤起了我这个18岁青年的极大热忱。”

佐尔格首先在德国皇家陆军91团的预备营里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基本军训，然后在锣鼓和欢呼声中奔赴战场。当时，西线正处于僵持的阵地战，德军第四军陷在比利时的伊普尔，第六军也无法由里尔向北海沿岸挺进。陆军总指挥部竭尽全力，试图从弗朗德平原强行突围。第四军组织了四个后备军团准备突围，佐尔格所在的第三炮兵守卫野战团下属的一个大学生营也参加了突围。11月11日，这几支部队的士兵头戴钢盔，高唱国歌，迈着整齐的步伐，冒着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军队的密集炮火向前行进。佐尔格在迪克斯穆伊登初次参加了战斗。与他同龄的成千上万名战友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充当了德国皇帝的炮灰。

1915年夏，理查德·佐尔格在德国同比利时的交战中首次负伤。他死里逃生，并开始对这场掠夺性战争进行严肃的思考，有了较为成熟的看法。佐尔格在柏林家乡的兰克维茨军医院住院期间结识了一个叫埃里希·胡贝特·科伦斯的士兵。在接触过程中，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就生活的意义、思想解放、自由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幸存者

理查德·佐尔格被提升为一等兵，伤未痊愈，就又奔赴前线，这次是朝东进伐，他所在的部队开往加利齐恩，增援正在与沙俄军队作战的奥皇军队。他上前线还不到三个星期，就又被弹片炸伤，住进了柏林的军医院。住院期间有三件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件，他原来就读的那所理科中学，在他通过毕业考试后，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第二件，他的上司通知他，他已被提升为第43炮兵预备团的军士，被授予二级勇士铁十字勋章。第三件，他收到一份斯巴达克斯小组的传单。当时他对这个小组还不了解，并且第一次收到该组织的传单。这三件事给他指出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他由于上前线而未能学完中学最后一年的课程，可他的中学毕业证书上，却写着他的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和化学成绩优良，宗教学、德语、法语和英语成绩及格，这为他以后进高等院校学习铺平了道路，为他铺设了一条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军队里的状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上司对提升他为普鲁士军士一直踌躇不决。有些人认为他太鲁莽并爱感情用事。对此，佐尔格曾在一份简历中写道：“入伍时我有些作法很不明智。我曾狠狠地揍过一个中士。”那时，有些人对佐尔格耿耿于怀，无非是因为他不驯服、违反纪律或蔑视上司。尽管如此，他仍不愿放弃军队生涯。有一件事对他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在医院里塞给他几张秘密传单。

这些传单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威廉·皮克和克拉拉·

蔡特金等人撰写的。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小组，自1916年1月起该小组改称为斯巴达克斯团，开始出版《政治书信集》，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反帝的民主斗争。他们在国内、在战壕里散发传单，主要是向那些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向战争的受害者和天天受着死亡威胁的士兵们散发传单。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伤员和残废军人、兵工厂里忍饥挨饿的女工、阵亡士兵们的遗孀、工会委员和政治犯的身上。卡尔·李卜克内西明确地宣布：“我们的主要方针是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不仅要求得党员同志的帮助，而且要求得所有非党派人士的帮助。”他们剖析了统治阶级蛊惑人心的宣传，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16年，“普鲁士国家考试委员会”授予佐尔格中学毕业证书，并向他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不久，德军第43野战炮兵团被派往凡尔登“地狱”。佐尔格不久也去了那里。这座堡垒位于贝尔福——埃皮纳勒——杜尔——凡尔登防线的北面隅角处。它极为成功地阻止了德军向巴黎的进犯。马斯河两岸的至高点上共设有20个大的和40个中等的防御工事，都备有可升降的防卫塔。这些坚固的碉堡，以及牢固的战地要塞筑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1916年年初，德军最高指挥部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德国皇太子亲自统帅第五军向法国阵地防卫最强地段发动进攻。德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出动了受过特殊训练的手榴弹爆破队，并首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企图击败守在碉堡内的法国军队。但德军在三个月内向前挺进还不到一公里。凡尔登战役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物质损耗和精神损耗最大的一场战役。德军士兵在几乎毫无掩护的情况下，经过浴血奋战才占领了满是榴弹弹坑的宽仅13公里

的狭长地段，进入了杜奥蒙防御工事对面的阵地。

交战双方每天都在进行激烈的炮击战。佐尔格在一次炮击战中执行侦察任务时，双腿负了重伤。

理查德·佐尔格淌着血、发着高烧。他在前沿阵地附近只身一人躺了三天三夜。在关于他的一本传记里这样写道：

“佐尔格神智昏迷地躺了三天，这第三次负伤使他内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在这几天里，他的思想发生了突变。”更准确地说，是加速了他的这种思想转变。

佐尔格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星期，动了多次手术。这是他第三次负伤，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佐尔格虽然天性乐观，然而他一生也忘不了自己在凡尔登地狱里度过的那段令人胆颤的经历。这段经历给他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德军在凡尔登战役中伤亡惨重，失踪和被俘士兵达337000人之多。凡尔登战役使得德国总指挥部制定的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胜利的计划 and 希望彻底落空。前沿阵地上，德、法双方都出现了新的厌战和反战情绪。6月底，德军开始使用毒气弹之后，更加剧了这种情绪。这种危险的化学武器不仅有损于人的肺和呼吸道，而且还可导致大部分受害者在痛苦中死去。这种毒气是根据风向向敌方发射的。但当风向转变时，它也会象袭击敌方部队一样，反过来危害自己士兵的生命。

觉 醒

理查德·佐尔格负重伤后，住在柯尼斯堡的一个军医院里。在他生命垂危时刻和每次作完手术后，总有位年轻貌

美，年龄与他相仿的护士精心照料着他。她的父亲是位知识分子，还是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德国共产党有过联系。当他听女儿提起理查德·佐尔格这个名字时，马上想起了佐尔格的叔祖父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他对弗里德里希非常熟悉，并看过许多由他撰写的文章。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朋友和亲密战友，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此外，他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机关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社的专职人员。这位护士从父亲的书房里拿了一本《新时代》杂志1890年的合订本，放在理查德·佐尔格的病榻旁，并建议他看其中一篇由弗·阿·佐尔格撰写的“一位四十八岁的人的回忆”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佐尔格了解了先辈的许多革命事迹。他的叔祖父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在1848年的革命中曾支持过普鲁士萨克萨地区的农民民主运动，并摆脱了普鲁士反动军队的征兵。他站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边，在西南德意志大公国巴登地区协助组织了城乡人民的起义。他率领巴登——洁尔茨革命大军赶跑了大公爵及其佞臣，随后又对赶来增援的普鲁士反革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革命遭受了血腥的镇压，他被缺席判处死刑。他流亡到瑞士，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后来又被驱逐出比利时，最后逃亡到美国。他在美国帮助组织工人运动，引导人们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并使美国的工人运动加入了革命的国际劳工协会的行列。1871年以后，弗·阿·佐尔格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经常通信，交流思想。1874年，国际劳工协会总部迁往美国纽约时，弗·阿·佐尔格光荣地担任了这个国际组织的书记。卡

尔·马克思对他非常信任。1868年，马克思在写给国际劳工协会总部的介绍信中，写道：“我们把佐尔格同志介绍给国际劳工协会的朋友们，同时授予他以该协会的名义和为其利益进行工作的权力。”

理查德·佐尔格从报上连载的他叔祖父写的札记中得知，他们家族还有许多人曾是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者乃至革命主义者。他的叔祖父赫尔曼·海因里希·佐尔格年仅22岁时就参加了1848年民主人士举行的反抗巴登公爵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他曾祖父格奥尔格·威廉·佐尔格在1848年春、夏积极参加了萨克森省易北河和凹地地区的运动，并经常在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深受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理查德·佐尔格决心和先辈们一样，为彻底摧毁封建王朝腐朽根基而进行英勇的斗争。

理查德·佐尔格在住院期间，病榻四周总是堆满了书籍，他夜以继日地读着。回忆起在柯尼斯堡度过的那几个月时，佐尔格说：“我在住院期间，读了恩格斯的著作，而后又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并且还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敌人写的书。他们在理论、哲学和经济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我埋头钻研德国工人运动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在那几个月里，我掌握了有关马克思和实践思维方法的基本知识。”

在此期间，佐尔格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深刻变化。他没有继续充当统治阶级的顺民，而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改造世界的行列，加入了把人类历史引入新轨道的行列。

理查德·佐尔格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经历了这场战争。他上过前线，住过军医院，参加过阵地战和运动战，去过西线

战场和东线战场，既当过步兵也当过炮兵，既当过普通士兵也当过军士。现在他已为迈出生活中新的一步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佐尔格的思想 and 认识的转变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交战双方在这次战役中都伤亡了上百万士兵，还要再死多少呢？过去为人称颂的德国经济体系业已崩溃，成千上万的人同我一样遭受着通货膨胀和饥饿的折磨……贵族军官和资产阶级不可能找到使国家重新走入正轨的途径，他们不可能给人民的命运有新的转变……我参加了两条战线，西线和东线的战争，并多次负伤，饱尝了战争带来的不幸和痛苦。战争从根本上是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为使人类摆脱这种不幸，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只有革命的工人运动才能产生真正的，广大人民群众准备为之奋斗的新思想。这个思想的崇高和坚定的目标，首先是要消除现在的战争，并要铲除导致战争的一切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只有通过自身革命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于是，理查德·佐尔格决定，以自己的革命前辈为榜样，开始走新的生活道路。

1918年1月，理查德·佐尔格从皇家军队退役，结束了他的兵役生活。实际上，他在思想上早已离开了那支军队。

成 熟

离开军队后，理查德·佐尔格进入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开始攻读哲学。1918年底，他参加了由斯巴达克斯小组和革命领导人领导的50万工人举行的大罢工。人民

一再高呼：结束战争和苦难！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篇章，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17年11月1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广播讲话。在讲话中，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国家。他那振奋人心的讲话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德国也是如此。德国人民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柏林出动了5000名效忠皇帝的陆军军士，以增援那些镇压示威群众的警察。一次又一次的示威游行都被宪兵用军刀驱散。工人运动遭到残败。然而列宁却把这场政治性的群众大罢工称之为“德意志无产者在精神上的伟大转折”。参加这次群众性大罢工的人数最后发展到一万多人。

整个柏林都沸腾了，佐尔格的情绪也随之起伏。由于货币贬值，父亲死后留下的财产所剩无几，哥哥姐姐们为这点儿薄财整天争吵不休。母亲不得已搬出了原来的住房，住进一幢出租楼房的二楼，柏林威廉村美因兹街18号。

家庭纠纷的烦扰和政治上的分歧，哥哥姐姐们对佐尔格的新思想不感兴趣，迫使佐尔格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的未来。他觉得，大学里的教授和讲师过分陈腐守旧，甚至觉得自己不应该选学哲学。于是，佐尔格决定去基尔，进入那里的老牌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基尔是普鲁士的造船工业中心，自1871年帝国成立以来，它就成为德国在波罗的海上最重要的军用港。这里的造船工人曾多次举行大罢工。在工厂、学校，甚至在皇家海军的战舰上到处都有革命的宣传家在进行战斗。1918年夏季，佐尔格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寻找革命组织。不久，他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立即接